

PERFUME RIVER

香河

ROBERT OLEN
BUTLER

[美]
罗伯特·奥伦·巴特勒
著

吕静薇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 罗伯特·奥伦·巴特勒 著

吕静薇 译

香河

PERFUME RIVER

ROBERT OLEN BUTLER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香河
XIANGHE

PERFUME RIVER

by Robert Olen Butler

Copyright © 2016 by Robert Olen Butl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c/o John Hawkins &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8-02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河 /（美）罗伯特·奥伦·巴特勒著；吕静薇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3

书名原文：Perfume River

ISBN 978-7-5598-1606-1

I. ①香… II. ①罗… ②吕…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152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530007）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32

印张：9.125 字数：180 千字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献给凯莉

那个无家可归的男人悄无声息地溜进来的时候，罗伯特·昆兰夫妻俩到底有一搭没一搭地在争论些什么？没过多久，罗伯特就几乎不说话了。到底在讨论奥巴马医改、藜麦，还是孙女的新男友？反正是为什么事争了几句。那会儿，他们正坐在新叶商店就餐区的一张桌子旁，达拉背对着那个男人，罗伯特正对着他，几个注重养生的新叶商店会员正散坐在自助餐热菜区附近专心用餐。尽管那个男人进来的时候没有和任何一个人发生目光交流，但罗伯特还是马上就注意到他了。当时是黄昏前后，正值北佛罗里达的一月，但那人穿得明显还是太多了。要么是因为常年户外生活，寒冷已经深入骨髓，要么就是因为他需要把所有的衣物都随身携带。

罗伯特心想：这是个老兵。

他发长齐肩，头发是弹片灰色。因为浪迹街头，棕褐色的脸上沟沟壑壑，布满了皱纹。尽管生活现状让人一目了然，他站在那儿的时候，依然保持身体挺直，两肩水平。

他在隔断门附近的一张桌子边坐下来，正对着收银台和

前门之间那条横过道，身体略微前倾，紧握的双拳放在桌面上，眼睛死死地盯过来。

“你应该加点咖喱。”达拉对罗伯特说。

哦，原来他们刚才争论的话题是藜麦。

“加米饭是不对的。”达拉接着说。

她坚持自己的主张，而罗伯特的注意力已经越过她的肩，转移到了那个老兵身上。

罗伯特收回目光，努力回想刚才是不是已经给达拉引用过某健康杂志上有关白米饭益处的文字。

“所有那些著名的日本健康老人都吃白米饭。”他开口说道。

她愤愤然。

罗伯特低头看了看盛在可降解纸盘中的咖喱豆腐，然后重新把目光投向老兵，只见他张开一只手，正把一小把硬币放在桌子上。

“我只是想让你保持健康。”达拉说。

“所以我心满意足地坐在这儿了啊。”罗伯特说，目光依然胶着在老兵身上。

那人展开了紧握的另外一只拳头，把硬币在桌上摊开，开始安安静静地数硬币，没有一丝张扬。

“多亏了他们的鱼。”她说。

罗伯特收回目光，看着达拉。

达拉的眼睛是蔚蓝色的，如同莫奈油画中天空的颜色。

“鱼？”他不解地问。

“是的，”她解释，“这就是为什么……”

他突然向她靠过去。也许有点太突然，达拉猛地停下来，睁大了她的蓝眼睛。

“我应该给他点吃的。”他小声说道。

她眨眨眼，回过神来。“谁？”

他朝着老兵的方向点点头。

达拉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男人还在轻轻地摊硬币。

达拉朝着罗伯特倾了倾，压低了声音说：“我没看见他进来。”

“刚进来。”罗伯特说。

“把藜麦给他吧。”达拉说。她没开玩笑。

“拜托。”罗伯特站起身。

达拉耸耸肩。

罗伯特很少做这样的事，即便做也从来不跟钱沾边。童年时候起，他就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般的态度：把钱给了这样的人，他就会拿钱去买酒，这恰恰会助长他的毛病。如果他真想得到照顾，可以寻求某些组织的援助。

施舍食物是另外一回事了，他这么认为。可是，当自己还在生活的洪流中沉沉浮浮的时候，去给大街上遇到的人提供食物，实在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所以，即便偶尔有不那么尴尬的情况，也通常会被轻易忽略掉。

但眼前的这个机会，他没有忽略。尤其是这个男人身上的某种特质不停地提醒他：这是一名老兵。

也就是说，他是一名越战老兵。

是的，这是一种特质。一种年代感，一种特别的状态，就像是你头脑中经常会调到某一个特定的无线电频率。

罗伯特自己就是一名老兵。

他并没有直接走到那个老兵的桌旁，而是朝着隔断门门口走去，到了门口也就到了他身边。

越走越近了。这时候老兵已经理好他的硬币，正在盘算着什么，依然没有抬头。罗伯特已经到了他身边，就好像走向门口的时候路过一样。这下，终于引起了老兵的注意，但他还是没有抬头看过来。虽然需要帮助，但他并没有使用任何手段来获取什么。他只是在单纯地数硬币而已。

罗伯特停住脚步。

那人的头发从远处看是一簇灰，走到近处才发现，还有一绺乌黑从头顶一直垂到衣领。

罗伯特的手扶到那人的肩上，俯下身。

那人转过身，抬眼看过来。罗伯特说：“要不要来点吃的？”

两人的目光碰在一起。

老兵额头、脸颊和下巴上布满的皱纹很大程度上维持了人们对他的第一印象：历经磨难，现在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他的眼神很清澈，他皱起眉，眼周也显出一道道皱

纹。“嗯，”他说，“有吗？”

“我可以给你拿一点。”罗伯特说。

“那太好了，”男人说，“好的。”

“想吃点什么？我想他们这儿应该有鸡肉。”虽然罗伯特并没有提及异常健康的藜麦，但他发现自己正试图控制这个人的饮食营养。这是一种让他很不舒服但又熟悉的冲动，他想让他健康。

“我得吃软一点的东西，”男人说，“我没有几颗牙了。”

“不如你跟我过去看看吧，”罗伯特说，“你自己选。”

老兵迅速站起身。“谢谢。”他冲罗伯特笑了笑。不露齿的笑。

两个人站在一起，准备迈步的时候，罗伯特突然意识到他忽略了一个事实：他这么做依然是赤裸裸的“慈善”姿态，是一种隐匿了的高高在上、居高临下。于是，他冲男人伸出手。尽管他一向认为自己就是罗伯特，也一直自称罗伯特，但还是张口介绍自己：“鲍勃^①。”

男人犹豫了。似乎这个名字让他陷入困惑。

罗伯特进一步解释：“我叫鲍勃。”

男人握住罗伯特的的手，笑了。这一次笑得很开心，但他还是尽力控制着不露出口中无牙的窘况。“我叫鲍勃。”他说。仿佛被误认为只是在简单地、傻乎乎地鹦鹉学舌，他又

^① 英文名中，鲍勃（Bob）是罗伯特（Robert）的昵称之一。

匆忙补充说：“也。”

两个人握手。老兵的手紧紧握住罗伯特，继续解释说：“我也叫鲍勃。”

“这名字不错。” 罗伯特说。

“嗯，还行。”

“叫这个名字的人不如以前那么多了。”

鲍勃盯着罗伯特看了片刻，手上的动作放慢，继而停下来。罗伯特感觉到，突然转换到聊天模式，鲍勃的大脑一时间还不习惯。

“确实如此。” 鲍勃说。

罗伯特领着他穿过门口，沿着隔断门继续向前，越过只有十条记录的登记处，进入自助餐区。他在食品台终端的暖汤器前站定，心里想着那人的牙齿问题。但是鲍勃没有停住脚步，在罗伯特提出建议之前，鲍勃张口说道：“他们这儿有豆子和白米饭。那个就挺好。”

罗伯特走到他身旁，两人透过卫生防护罩看着里面的一盆花斑豆和一盆糙米饭。还算不错的大食堂食物，罗伯特心想。不过这个想法和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对鲍勃的重新判断不太搭调。

不管怎么说，这和他目前想做的事情无关。

鲍勃不要其他的食物了，于是罗伯特在塑料餐盘上高高地堆了满满一盘豆子和糙米饭，鲍勃自己从冷藏柜里拿了一瓶饮料。罗伯特等他走过来，从他手里接过一瓶淡柠檬汽

水，对他说：“要么你先去坐吧。”

鲍勃点点头，安安静静地走开了。

罗伯特走到附近的一个收银台。

一个脖子上文着旭日图案，嘴唇上穿着银环的年轻人正在结账。罗伯特站在那儿，心里重新对鲍勃做出判断：从面部和头发显示的年龄看，鲍勃应该不是越战老兵。像他这个年纪——大概五十到五十五岁——参加越战的话，还是太年轻了。他这个年龄和越战应该有十年左右的差距。

罗伯特付了钱。

餐厅服务员冲他微微点了点头，一副了然的样子。

“你认识他？”罗伯特问道。

“他偶尔来。”服务员答道。

拿好了豆子、米饭和柠檬汽水，罗伯特转身离开。

他走到就餐区，把餐盘和汽水放在鲍勃面前。鲍勃已经认真真地铺好餐巾，摆好餐具，硬币也收起来了。

他端坐在那里，抬头看着罗伯特。

这个人 and 罗伯特最初以为的不一样了。

“谢谢你。”鲍勃说。

罗伯特感觉他对鲍勃一无所知。

“很丰盛。”

“确实。”罗伯特答道，然后转身离开，心里想：无所谓吧，不管是不是，我也会这么做。

罗伯特在达拉面前坐定。

达拉倾过身低声说道：“我很高兴你能这么做。”

还不错，她并没有问他给那人买了些什么。说完，达拉重新坐直了身子。

她的餐盘里原来盛满了泰式辣味藜麦沙拉，现在已经吃光了。罗伯特看了一眼自己剩下的咖喱豆腐，拿起叉子把豆腐往盘子边上推了推。

达拉说了句什么，罗伯特没听清。

他停下手里的动作。

餐厅里有人在聊天。

罗伯特在想：怎么可能已经过去了那么久？

但是，确实已经过去了那么久。即便是刻意想起，越战也激发不出什么清晰、个人化的记忆了。所有的画面依然还在那里——那些面孔、战场、司令部大院^①，还有酒吧、一张床和一条河——但它们的存在就像是手机里那些被遗忘的快照的缩略图。

“再来点吧。”达拉说。显然，她刚才还说了别的什么话。

罗伯特望着她。

达拉眯起眼睛。

“可能已经凉了。”她点点头示意他餐盘里的食物，说道。

① MACV (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 Vietnam)，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

“可能吧。”他说。

“你可以再要一点。”她说。

“不要了。”他回答。

达拉耸耸肩，说：“那我们走吧？”

“咖啡。”罗伯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达拉猛地抬头。在她据理力争让他把那东西戒了一年后，几个月前，他又重拾旧好。她本来已经妥协了，但罗伯特意识到，脱口而出的这两个字，听上去更像是一句嘲笑。

“鲍勃需要喝杯咖啡。”他说。

“鲍勃？”她曲解了他的意思，话音不善，以为他不过是在用第三人称来谈论寻求咖啡的自己。她觉得他表现不好的时候，偶尔也会叫他“鲍勃”。

罗伯特并没有解释，站起身来到那个鲍勃身边。鲍勃正俯着身子狼吞虎咽。

抬头时，罗伯特已经站在他身边了。

“你喝咖啡吧，鲍勃？”

“喝。”鲍勃回答。

“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吗？”

“加一点奶。”

“我去取。”

“不胜感激，鲍勃。”鲍勃说道。

取餐区附近，罗伯特开始从咖啡渗滤器中接咖啡。咖啡壶正中央是今日冲泡咖啡的纸袋艺术设计：高耸的群山上生

长着茂密的热带森林，整个景观嵌在咖啡树中。

在通往达喀图^①的高速公路上的某个地方，人们会把咖啡豆铺在地上晒干。他正坐在一辆吉普车上赶着去完成一项任务。后来任务出现了变化，把他改送内地。一个戴着尖顶斗笠的漂亮女孩子倚靠在她的咖啡耙上，抬头望着他。她从她的身旁席卷而过。

杯子差不多接满了。

他搬起手柄。

在杯子里倒了点牛奶。

回到鲍勃身边。

鲍勃再次表达了谢意，双手捧起咖啡杯，汲取着咖啡的温暖，然后放下。

“你是佛罗里达人？”罗伯特问。

“我是查尔斯顿人，西弗吉尼亚的。”鲍勃回答。

“还好你不用到那里去过冬。”

鲍勃坚定地点了一下头，移开眼神。“我还是得回去。”他说。

“也许可以等天气暖和起来再去。”

“没办法，”鲍勃说，“我有我的责任。”他依旧扭着头，没有进一步解释。盘子里的豆子和米饭已经凉了。

罗伯特仍然有一股冲动，想让这次偶遇更有意义些，而

① Dak To，越南地名，越南战争中此地曾发生激烈交火。

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慈善行为。比如对鲍勃多些了解，给他提供一些建议，无论什么都行。但他觉得现在唯一能问的就是：“什么样的责任，鲍勃？”

鲍勃没有看他。

也没有继续吃东西，喝饮料。

罗伯特的问题让这个男人完全呆在了那里，一动不动。罗伯特甩掉心头的一丝负罪感，他想他大概一直坚信，并把那些责任担在自己的肩上。但是后来他慢慢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也知道他在家乡已经一无所有，再也回不去了。

罗伯特的手放在鲍勃的肩上。片刻之后，转身离开。

他走到自己的餐桌旁，但并没有坐下来。达拉抬起头看了一眼，见他两手空空，问道：“没有咖啡？”

他耸耸肩。

达拉点点头，微笑着说：“晚饭吃完了吧？”

“嗯。”他回答。

收拾好各自的东西，两人穿上了外套。达拉走在前面。路过鲍勃身边的时候，她应该是瞥了鲍勃一眼，准备给他一个鼓励的微笑。要是鲍勃抬头，她会这么做的。但是直到达拉已经走过去了，鲍勃才抬起头。

他盯着罗伯特的眼睛，仰起下巴，说：“你认识我老爸，是吗？”

对于这个奇怪而突兀的问题，罗伯特从容不迫地回答了一声“不认识”，然后跟在达拉身后离开就餐区。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

达拉和罗伯特在镇上办完事，沿着林荫大道开车回家。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这种状态在他们外出就餐后很常见。

他们住的地方位于塔拉哈西城市边缘的东南面，那里有一片花园，有阔叶林和少量针叶林。开上回家最快的一条路，他们得沿着商业区依次路过沿街의店铺：连锁餐厅、简易汽修店、家具店、药店和加油站。罗伯特发现自己其实对这一切了然于心。他在第一时间向南转弯，稍后向东，开上了老圣奥古斯丁路。

达拉轻哼一声。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她还是偶尔会用这种不屑一顾的声音来表达赞许。至于这哼声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只能靠罗伯特自己理解了。

老圣奥古斯丁路的来去过往很好解释。遮天蔽日的橡树下，枫香树、山核桃树和郁金香树的背后，居民区和寥寥几家服务型店铺隐匿其中。这条老街见证了国家的沧桑。这也是罗伯特在大学里偶尔会开设的一门课程，达拉有时候也会乐于听他聊聊这些。但今晚，他们谁也没开口。

达拉打开了大学广播电台。

同样是这首弦乐曲，在重复的音符一遍遍的撞击下，他把脸贴在环航 707 航班的舷窗上。落基山脉在他的脚下匍匐

绵延。他正飞往旧金山以北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气动耳机中传来的音乐声在他脑海中回响。是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第一乐章是迷幻的，节奏强烈而欢快，且气势越来越宏大，就像贝多芬作曲时那样，显得自信满满又轻而易举，又仿佛是从他的《第六交响曲》中流淌出的一丝夏日的田园牧歌。到了第二乐章，宏大的场面转换成了令人心安的重复旋律。罗伯特可以相信音乐给他带来的巨大满足，相信摆在他面前的未来吗？

他要做的并不是举枪射击的那种士兵，而是参与作战序列方面的工作，很像做科研，和他四年来在杜兰大学学习并热爱的工作差不多。不管他们把他安排在哪里，他都会被关在司令部大院的核心区域。要想让他出现生命危险，除非发生了不可能发生的军事浩劫，或者出现意外，或者厄运当头，那也是对克朗凯特^①在他的晚间新闻中对精准的战争现实模糊化报道的一种挑战。

年轻的罗伯特对此深信不疑。

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四个月后的越南农历新年，爆发了那场军事浩劫。

假如能够活下来，他相信自己会得到他一直渴望得到的东西。几天前在杂志街的一个酒吧里发生的事就预示了这一点。他的父亲因为自己的第十次告别而泪洒当场，罗伯特这

① 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 1916—2009），美国著名主持人、记者。